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八卷 三台夢跡

西於一湖，晴好雨奇，人盡以為此靈秀之氣所鍾也。靈秀之氣結成靈秀之山水，則固然矣；孰知靈秀中原有一派正氣在其中，為之主宰，方能令山水之氣，醞釀醞釀，而生出正人來。正人之氣，若鬱鬱不散，又能隱隱躍躍，而發為千古之徵兆，說來似奇，而實理之所不無。故醒時夢夢，不若夢中醒醒。 你道這西湖上所生的正人是誰？這人姓于，名謙，字廷益，杭州錢塘縣人。杭州生人多矣，你怎知他是稟西湖之正氣而生？只因他生的那時節，杭州三年桃李都不開花，及他死的那一年，西湖之水徹底皆於，以此察知。況他父親于彥昭，生他這一年，又得了吉夢。母親劉氏，臨產他這一日，又有疾風大雨、雷電交加之異。及生下來，儀容魁偉，聲音響亮。到了六七歲上，便聰明異常。讀書過目成誦，出口皆成對句。一日，清明節，父親合族同往祖塋祭掃。偶因路過鳳凰台，其叔攜了于謙的手，問道：「我有一對，你可對得出麼？」因念道：「今朝同上鳳凰台。」

于謙聽了，不假思索，即應聲對道：「他年獨佔麒麟閣。」

那時合族聽了，俱驚訝道：「此吾家之千里駒也。」祭畢回家，路過一牌坊，那牌坊上寫著「癸辛街」三字，其叔復問他道：「此三字，地名也，倒有二字屬支干，再要對一支干地名，想來卻也甚難。不知吾姪可還有得對麼？」于謙道：「如何沒有對？三國時魏延對諸葛亮所說的『子午谷』，豈不是一確對？」叔父與眾族人聽了，俱大驚道：「此子必大吾門。」

一日，于謙病目，母親欲散其火，與他頂心分挽兩髻，叫他門前閒步。他步出門外，見許多人圍著一個和尚，在那裡相面，他便走近前去看。那和尚一見了于謙，便老大吃驚，就把手去摸他的兩髻，因取笑道：「牛頭且喜生龍角。」

于謙怪他出口放肆，便答道：「狗口何曾出象牙。」

說罷便撒身回家，到了次日，母親見他散散火，目病略覺好些，因將他頭上兩髻，又挽作三丫，依舊叫他到門前去散散。他走出門外，看見那相面的和尚，原還在那裡相面，便不覺又走到面前去看。那和尚正講說天廷高聳，少年富貴可期，一見于謙，也不說相，便笑嘻嘻對他道：「昨日是兩髻，今日忽三丫，只覺：三丫成鼓架。」

于謙聽了惱他輕薄忙答道：「一禿似插槌。」

眾人見說，一齊大笑起來。那和尚道：「諸君莫笑。此子骨格不凡，出口成章，他日撥亂宰相也。」于謙聽了，也不在心。一日，因家僮不在，母親叫他到李小泉家去沽酒。不期李小泉的妻子正在分娩之時，忽被鬼纏住，再產不下，痛苦難言，李小泉慌得連店也不開，門都關了，忽然于謙要酒敲門，李小泉忙忙來開。

妻子在床上，早聽見床背後兩個鬼慌亂道：「不好了！于少保來了，我們快些逃走去罷。」鬼一邊走了，他妻子一邊即產下孩子，滿心歡喜，忙對李小泉說知：「虧于家小官人救了性命。鬼稱他少保，必定是個貴人，可留他住下，備酒謝他。」于謙聽了，付之一笑，也不等吃酒，竟自去了。

又一日，是正月元旦。父親與他一件紅衣穿了，騎著一匹馬，到親眷家去拜節。忽從小路衝出，不期巡按從大街而來，竟一騎馬衝入他儀從施節之中，直到巡按面前，那馬方收得住。左右就要拿他，巡按見是一個孩子，便搖首叫且住，又見他形容端正，舉止自若，毫不驚恐，就問道：「汝曾讀書否？」于謙道：「怎麼不讀書？」巡按道：「既讀書，我出一對與你對。若對得來，便不難為你。」因念道：「紅孩兒騎馬過橋。」

那知巡按口裡才念完。于謙早已對就道：「赤帝子斬蛇當道。」

巡按見他應對敏捷，出語軒昂，又驚又喜，就問左右道：「這是誰家之子？」有認得的稟道：「他是太平里于主事之孫、于彥昭之子。」巡按大喜，就命人到縣取銀兩，與他為讀書之費。不數年，就進了學，在富陽山中讀書。二日，閒步到燒石灰窯前，觀看燒灰，因而有感，遂吟詩一首道：「千鍾萬鑿出名山，烈火光中走一番。粉骨碎身都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間。」

誰知于謙自做了這一首詩，竟為他後來盡忠而死的讖語。又一日，讀書於江干之慧安寺，同眾朋友出到西湖上飲酒，路過於桑林之間，見人剪伐桑枝，因而有感，遂吟一首以紀其事。詩云：

一年兩度伐枝柯，萬木叢中苦最多。

為國為民都是汝，卻教桃李聽笙歌。

于謙吟罷，遂同眾友到湖頭，暢飲而歸，來到寺門，腳步踉蹌，忽被寺門首泥塑的急腳神，將他的衣服牽住了。于謙乘醉怒罵道：「如何見吾來而不跪接，反大膽牽我的衣服？可惡！可惡！無有一些而不可惡者也。明日罰你到嶺南衛去充軍。」于謙一頭說，一頭就到書房中去睡了。誰知正人正氣，能服鬼神。那一夜，急腳神就托夢於住持和尚西池道：「我今得罪于少保，要貶我到嶺南去充軍，此行甚苦，惟吾師懇求，方可恕免。」西池醒來，大以為異。

次早，果來見于謙道：「相公昨夜可曾要罰急腳神到嶺南充軍麼？」于謙道：「醉後戲言實有之，老師何以知之？」西池道：「昨夜急腳神托夢於老僧道：嶺南之行甚苦，再三托老僧求相公饒恕，故此知之。」于公聽了，笑一笑道：「既老師勸免，恕之可也。」是夜，西池又夢急腳神來謝道：「蒙吾師善言，于少保已恕我矣。但我直立於此，少保出入，終屬不便。煩吾師另塑一腳，作屈膝之狀，方可免禍。」西池醒來，果如所言，塑了一尊，至今其像尚存。

過不多數日，于公又飲醉而回，忽見急腳神改塑屈膝，因暗想道：「鬼神感通，夢兆原來不爽如此。」

于公回書房，要打從關帝座前走過。此時關帝座前，琉璃燈正明，于公因走入殿內，祝贊道：「帝君，正神也。我于謙也自負是個正人，後來若果有一日功名，做得一番事業，帝君何不顯示我知，使我也好打點。」說罷，就回房去睡了。果然，正氣所在，有感必通。這夜于公果夢關帝托夢於他道：「你的功名富貴、終身之事，不消問俺，只問汝長嫂，他說的便是了。」忽然驚醒，卻是一夢，甚以為異，因暗想道：「我家嫂嫂，以他年長，視我為嬰孩，常常與我戲言取笑。今以正事問他，倘他又說些取笑之言，則關係我一生大事，如何是好？然關帝吩咐，又不得不信。」

到次日，忙忙走回家，尋見長嫂，便深深作一揖，長嫂見了，笑將起來道：「叔叔為何今日這等恭敬而有禮？」于公道：「禮下於人，必有所求。」長嫂道：「求我些甚麼？」于公遂將夜來得夢之言，細細對長嫂說了，道：「此乃我終身功名富貴所繫，望嫂嫂說幾句興頭的話，萬萬不可又取笑，」長嫂聽了，因笑嘻嘻說道：「叔叔小小年紀，倒思量做官了，既想做官，莫怪我說，八九品的大官料輸你不著，你只好撿一二品的做做罷了。」

于公聽了，滿心歡喜。因又問道：「便是一二品的做做也罷。但不知卻是何官？」長嫂又笑笑道：「無非是中舉人，中進士，做御史，做侍郎，做尚書閣老罷了。你這天殺的，還想著要做到那裡去？」于公聽了，愈加歡喜，一時也想不到「天殺」二字上去，直到後來被戮，方才省悟夢兆之靈，一至於此。故于公一生信夢，自成神後，亦以夢兆示人。

又一日，許多會友道：「聞知寶極觀星宿閣，屢有妖怪迷人，你自負有膽量，若敢獨自在閣中宿一夜，安然無懼，我輩備湖東相請，何如？」于公道：「這個何難？」眾友遂送他到閣中，鎖門而去。于公坐到四更，毫無動靜，正欲睡時，忽見窗外，遠遠一簇人，從空中而來，若官府之狀。將入閣中，于公大喝一聲道：「于謙在此！甚麼妖魔？敢來侵犯。」妖怪聞喝，一時驚散。只聽得空中道：「少保在此，險些被他識破。」少刻，寂然無聲。于公推窗看時，見窗口失落一物，拾起一看，卻是一隻銀杯，因袖而藏之，安然睡去。

到了天明，眾友齊集閣下，喊叫：「于廷益兄，我們來開門了！」于公故意不應，眾友見無人答應，互相埋怨道：「甚麼要緊，賺他在此，倘被鬼迷死，干係不小。」遂一齊擁上閣來，開鎖入去，早見于公呵呵大笑道：「快備東道去游湖，還有好處。」

眾友道：「東道是不必說的了，還有何好處？」于公袖中取出銀杯，將夜間之事一一說了。眾人俱驚以為異，但不知是誰家之物，被妖怪攝來。于公道：「須訪知人家，好去還他。」眾友道：「我們且到眾安橋楊家飯店吃了飯，再做區處。」

及走到楊家飯店，早聞得有人傳說：「昨夜何顏色家，因女兒患病，酌獻五聖，不見了一隻銀杯，其實怪異。」又有的道：「往來人雜，自然要不見些物件，有何怪異？」于公知是何家之物，吃完飯，遂同眾友，也不往湖上去，一齊竟到何家來，問何老道：「昨夜府上曾失甚物否？」何老道：「在下因小女有恙，將及兩月；服藥無效，昨夜酌獻五聖，忽失銀杯一隻，不知何故。」

于公聽了，便袖中取出銀杯，付與何老道：「這可是宅上的麼？」何老接了一看，大聲道：「正是！正是！先生從何得之？」眾友遂把昨夜這事說了一遍，何老大喜，遂備酒厚待眾人，深謝還杯之德。于公道：「杯乃小事，令愛的病是小事，可要他好麼？」何老道：「百般醫治，只是不好，也只索聽命了。」

于公笑道：「要好不難，速取紙筆來。」遂寫「于謙在此」四字於紅紙上，付與何老道：「可將此四字貼於令愛房門之上，包管無恙。」一笑而別。何老即將此紙貼了，其女果聽得邪神說道：「于少保在此鎮守，作速快走，休得惹禍。」說罷，倏然不見。自此之後，其女無恙。于公由是顯名。

到了永樂八年，庚子、辛丑聯捷了，那時才得二歲，拜江西道監察御史。于公鳳骨秀峻。聲如洪鍾，每奏對之時，上為之傾聽。未幾，出巡江西，審出誣枉之人，拿獲寧府梟橫中官，及夾帶私鹽之強徒，絕不避權貴。未幾，河南、山西兩省各奏災傷。廷議欲命大臣經理。宣宗親書于謙姓名，授吏部超拜兵部右侍郎，巡撫河南、山西。于公感上知遇，即單騎到任，延訪父老，問以風俗利弊，日夜拊循。又立平準之法，又開倉賑濟，兼煮粥食饑民。百般安撫，故兩省饑民，全活甚眾。自公蒞任，家家樂業，戶戶安生。滿九歲，遷左侍郎還朝。人問他道：「公既無金銀以為惠，豈無一二土儀饋送諸人耶？」于公把兩袖舉起來，笑說道：「吾惟有清風兩袖而已。」因賦詩以見志道：

手帕磨菰與線香，本資民用反為殃。

清風兩袖朝天去，免得閭閻議短長。

此時宣宗皇帝已晏駕，傳位正統登基。正統那時止得九歲，虧了上有女中堯舜的張太皇太后，下有楊士奇、楊溥、楊榮三相公，故治禍天下民安物阜。只可惜上統年幼，寵幸一個內臣、叫做王振，是山西大同人氏，官至司禮監，頗通六藝，擅作聰明、因上邀聖寵，故作威作福，要人奉承饋送，稍不如意，便或滴或拿，無所不至。于公僅兩袖清風，冷氣直衝，豈他所喜？

一日于公朝回，恰遇著王振身乘四明車輦，隨從人多，就如駕到一般。于公看見，心下已自忿怒，不期王振跟隨人役，又大聲叱道：「來的是甚麼官兒，怎敢不迴避俺家王爺？」于公聽了大怒道：「你王爺又是個甚麼官兒，敢要人迴避！」正說不了，王振車輦已到，于公因指著王振說道：「汝有何德能，妄肆尊大，擅乘此四明車輦！」兩下遂爭競起來。路上過往官員看見，齊來勸解。

于公因對眾官說道：「此四明車輦，乃虞舜所制，取『明四目，達四聰』之意，令帝王乘之，招來四方賢對，採取四方言路，洞燭四方民情。他係何人，怎敢妄自尊大，擅乘此車，僭越無禮？不過因汝是皇上寵幸之人，故不與汝討計較。吾豈懼汝者？」言畢，即將王振車前橫軾亂擊。眾官員知于公所論快暢，然不敢辨別是非，惟和哄著，勸開而已。王振心下雖憤恨，卻因于公乃先帝特簡之臣，又懼著張太皇太后在上，故不敢輕易傷害于公。不期于公到了次日，轉上一本道：

臣聞發號施令，國家重事；黜幽陟明，天子大權。今王振竊弄國柄，擅殺諫官，寵任王祐等匪人，蒙蔽聖聰。前年南桃木麓川之徵，喪師千萬，將來之禍，有不可勝言者。乞陛下速黜王振，以杜亂萌，以靖國家，天下幸甚！

那時正統見疏，欲要發錦衣衛杖責，又因于謙係先帝之臣，恐觸太后之怒；欲要降旨慰諭，又恐傷了王振體面，故但留中不下。于公遂屢疏乞休，王振就要趁勢趕他回籍。不期山西、河南，共有千餘人在京，俱上民本，乞于謙復任。又周晉二王，亦各有保本。王振見事體動眾，一時奈何他不得，只得稟旨，著吏部降于謙二級，為大理寺少卿仍差巡撫二省。正是：

朝內有奸人，安能容正臣？

誰知中與外，總是禍斯民。

王振既遭于公遠去，又適值太皇太后賓天，再又三楊相公相繼而亡，朝中大權，皆歸於他，便肆無忌憚，日甚一日。天災屢見，他略不警畏。到了正統四年，欽天監奏焚惑人南斗。從來說：「焚惑人南斗，天子下殿走。」王振聞知，也不知警，但逞其奸貪。一日，也先照例遣使進馬，實是二千匹，詐稱三千匹。王振怒其詐，減去馬價。來使回報，也先大怒，遂失和好，因而發兵寇邊，大肆殺掠。大同、宣府諸城堡，俱一時失陷，殺掠人畜萬餘，各處烽煙競起，京中飛報，一日數次。王振聞報，竟不與百官計議，遂勸上親徵。正統聽信其言，遂下詔親徵。此時于公已回兵部，遂與尚書鄒野等，同進諫道：「也先，丑豎子耳，遣調兵將，便足制之。陛下乃宗朝社稷之主，奈何不自重而輕與犬羊較乎？」王振在旁道：「自祖宗以來，每每親徵，不獨上也。汝等何得故阻兵機？」于公忙奏道：「祖宗之時，將帥多智勇，士馬皆精練，所以親自巡邊，遇逸威服。今天下承平日久，耳不聞兵戈鐵馬之聲，目不視煙火烽塵之警，況老成宿將，皆已物故，今之將帥，皆公候後裔，世胄子孫，一旦臨敵御武，焉能取勝？」爭奈正統深信王振之言，所奏竟不作準。

到了七月降旨，著御弟郕王，與太監金瑛、興安等留過京都，于謙掌理北京兵部事。北征遂命英國公張輔、成國公朱勇為先鋒，平鄉伯陳懷、都督井源為左右翼。上與王振領兵五萬，並扈從百官，御駕親徵。起身這一日，于謙又率眾官在午門外諫止。王振乃一馬當先道：「聖駕已發，為何攔阻？」遂大喝軍士，擁駕前出居庸關。一路非風即雨，人心慌亂，也先的聲息愈急。王振矯旨，先差都督井源二萬人馬前去衝陣。不兩日，早飛馬來報稱：「井都督兵敗死矣。」王振聞報，又矯旨差平鄉伯陳懷，領人馬二萬前去接戰。奈敵眾如山擁來，陳懷急命放銃，而銃藥為雨所濕，那裡點得著？敵眾一到，二萬人都死於沙漠。到得大同，王振還要進兵，各官慌急。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諫止。欽天監正彭德清叱王振道：「象緯甚惡，一旦陷乘輿於草莽，誰任其咎？」學士曹鼎道：「臣子固不足惜，主上繫天下安危，豈可輕進？」王振大怒道：「倘有此，亦天命也。」

日暮，有黑雲如傘，罩於營上，忽雷雨大作，滿營人馬皆驚。王振心亦惡之。忽報西寧侯朱瑛、武進伯朱冕，全軍覆沒。又報成國公朱勇率兵五萬人，戰於鶴兒嶺，被埋伏兵夾攻，五萬人不曾留了一個。八月三日到了土木地方，太監郭敬密密對王振道：「其勢不可行。」王振始有回意。土木地方去懷來城止二里，那時急急進懷來城，尚可保無事。王振因自己有輜重千餘輛在後，還要等待，遂屯於土木。及到四日欲行，而也先兵已如山一般，四面圍攏殺來，但見屍橫遍野，血染黃沙，五萬餘兵盡作沙場之鬼。無論百官，早已陷乘輿於沙漠。

不數日，報到京師，滿城震恐，百官無措，俱齊集廷中，放聲大哭，請孫太后臨朝奏事。孫太后惶惶不知所為，因問近侍道：「朝中臣子，誰有安邦定國之才，可托大事？」太監興安忙奏道：「奴婢竊見兵部左侍郎于謙，赤心忠良。娘娘若托以大事，斷能安邦定國。」孫太后聽了，隨即垂簾登殿，召于謙簾前奏事。于謙聞召，忙率多官進立簾下奏道：「聖駕先陷，臣等不共戴天，誓當迎請還朝，但社稷為重。國家不可一日無君，乞太后降旨，立皇子為皇太子，宣郕王上殿輔國，庶社稷有人，天下不至搖動矣。」太后隨即降詔，二日立皇子為皇太子，時年二歲，宣郕王代總國政；一面即遣使齎黃金珠玉、袞龍段疋，到也先營中，迎請車駕。

到了二日，郕王初攝朝，群臣即上奏道：「王振傾危社稷，罪惡滔天，人人憤恨，若不滅其族屬，以正典刑，何以慰安人心？」奏罷，遂一齊痛哭，聲徹中外。郕王猶沉吟不決，王振惡黨，錦衣衛馬順，早從旁喝叱百官起去。給事中王竑見馬順不奉旨，擅自喝人，不勝大怒，因厲聲罵道：「馬順逆賊，助王振為惡，禍延社稷。今日事已至此，尚兀自放肆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」一邊罵，一邊即揪住馬順，劈面一拳。眾官憤極，遂一齊動手，亂靴踢打，頃刻腦漿塗地，血流中庭而死。馬順既死，眾

官仍要王振心腹王、毛二人，宮中秘匿不敢發出。眾官見二人不出，便喧嘩不止，無復朝儀。

郟王驚疑不定，即欲起身回宮，于謙忙上前拽住王袍袖，叩請道：「今殿下若不發出二人來，恐諸臣嘵嘵不已，非安國家之計。」郟王遂傳令旨，發出二人。眾官亦一齊打死。于謙遂大聲道：「附黨奸邪俱已打死，眾官各宜就班，勿得喧嘩。」眾臣就班訖，于謙又奏請郟王降諭，俯慰群臣。郟王因降諭道：「王振奸臣誤國，即著都御史陳鎰，抄沒其家產。」于謙又奏：「也先不道，志滿氣驕，將有長驅深入之勢，不可不預為之備。」郟王見于謙有才多能，遂聽其謀劃，一一傳旨。著都督孫鏜、范廣、孫安、雷通等，守護京師，勿違節制。又乞赦楊洪、石亨罪犯，著緊守宣府，勿與浪戰。仍差楊洪之子楊俊，充游擊將軍，率兵並口外歸順人等，前往涿州、保定、真定、滄州、河間等處，往來巡哨。但見我朝遭傷軍兵，即令收撫，不可加責。又著郭登等，緊守大同等處，遇敵可截、可邀、可守、可殺，相機而行。又著九邊將帥許貴、劉安等，謹守城堡，切勿浪戰。又著石亨姪石彪，領游擊等兵，沿城防守，以備不測。又著金瑛、興安等，忠良內相，防守內城。郟王見于謙一一區畫，皆定國安邦之策，知人善任之謀，心中始安。各官都先命退，獨留于謙在殿，直至一鼓方出，但見袍袖為之盡裂。此時吏部尚書王直，與多官尚在午門未散。見于公出朝，王直先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變起倉猝，賴公鎮定，雖百王直，何能為耶？」眾官都道：「朝廷洪福，今幸有公。」于公遜謝，眾方同散。正是：

社稷倒懸日，偏能一一持。

盤根若不遇，利器何由知？

此時太后深知于謙大有才能，且為人望，即傳旨升于謙為兵部尚書。于謙入朝謝恩，即率眾官，請早定大計，以定國本。至二□九日，皇太后即著金瑛傳旨：「皇太子冲幼，未能踐祚，遽理萬機；郟王年長，宜早正大位，以安國家。」於是群臣交章勸進。至九月六日，郟王即皇帝位，尊寧正統為太上皇帝，尊孫太后為上聖皇太后，改明年為景泰元年。於是天下始知有君，朝綱始肅，法令始行矣。于謙因見帝痛言：「胡人志滿，必然深入。入則必須預備。今精銳之兵盡為隨徵喪盡，軍資器械，□不存一。今宜遣官分頭招募，官舍餘丁義勇，再起集附近民夫，更替沿河漕運官軍，令其悉隸各營，操練聽用。再令工部齊集物料，造成攻戰器具。戶部尚書周忱，謀慮深長，乞令兼理二部事務。京城九門，最為緊要，向者，宣府、大同等處，尚為捍衛，今為也先殘毀，便可直犯京師。前日雖著孫鏜等將帥守護，還宜急取石亨、柳博為總帥，列營操練。再遣王竑，楊善等，分頭巡視，勿令疏虞。郭外居民都遷進城，勿為敵所掠。一切關隘，樓櫓城牆，墩台濠塹，倘有毀壞淤塞者，務要挑築高深堅固。又著飛騎傳示九邊：『若也先擁上皇到城下，可應道：賴宗廟社稷之靈，我朝已有君矣。』如違定以軍法從事。」

奏畢，忽飛報也先擁上皇，從紫荊關而入，口稱送駕，實殺傷指揮韓清等，擄去男女數百。將近京師，人心洶洶。侍講徐理，蘇州人，自以為識得天文，見災惑不退舍，忙移家口還蘇，道：「若再不去，定要作韃子婦矣。」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，徐理倡言京師不可守，必須南遷。于謙因慟哭奏道：「京師，天下根本。山陵社稷在此，百官萬姓在此，帑藏倉儲在此，六宮輜重在此，今不守此，將欲何為？若一遷都，大事去矣。昔宋高宗南渡之事可鑒也。一步不得離此！」金瑛、興安大以于謙之言為是，因倡言道：「死則君臣一處同死耳，再有言遷都者，上命必誅之。」一面出榜曉諭，眾心始定。此時承平日久，城外倉庫堆積，動以數百萬。于謙聞敵臨關，急令官軍預支一年糧草，任其自運。其搬運不盡者，就放一把火，焚燒殆盡。有人說：「事體重大，何不報？」于謙道：「事有經權。今敵在目前，若必待報而行，適已資敵。敵食吾糧草，必久困吾，非計也。今行堅壁清野之計，彼無糧草，不能久留，將自退矣。」

不數日，也先兵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，此時喜寧降於也先，盡告以中國虛實，遂為嚮導。一路來勢甚利害，焚燒長陵、獻陵、景陵。此時石亨掌後府，要閉九門以避敵鋒。于謙道：「斷然不可。彼勢甚是凶勇，今若閉門，是示之弱，益輕中國矣。」遂自提兵出德勝門，躬環甲冑，整頓人馬，背城紮起九個大營，分佈九門，共二□二萬人馬。激勵將士，令石亨屯於城北，于謙自督其軍，都督孫鏜屯在城西，刑部侍郎江淵督其軍於後，御史楊善等眾臣閉門守城，以示必死。頃刻，也先蜂擁而來，我軍嚴整不動。知也先擁上皇在軍中，故不輕發一矢。也先因遣使來，假以送皇上為名，邀大臣出去議和迎駕，且邀金幣巨萬。于謙一無所許，但對他道：「賴宗廟社稷之靈，我國已有君矣。」

也先來意，只以為奇貨可居，今見于謙說得冰冷，老大沒興，遂把黑旗一麾，人馬盡繞東城，而口稱要攻南門。石亨要撤兵到南門，于謙道：「這不是攻南門，必搶通州而去。」也先果喝指道：「南朝可謂有人矣。」因又遣使來議和，就率大臣迎駕。于謙知其詐，因遣通政參議王復、中書趙萃往迎。

二人到營，見上皇並也先。也先道：「爾等皆小宮，可令于謙、石亨、胡濙來。」王復辭歸，上皇私諭二人道：「彼無善意，爾等宜速去。」二人方出，賊眾早四面搶殺。只因堅壁清野，並無所得，遂仍擁了上皇而去。于謙哨探得上皇去遠了，遂把軍中黃旗一麾，放起聯珠子母炮來，響得山搖地動。又將佛郎機、銅將軍、銃炮一齊發，打死兵馬不計其數。賊見勢頭不好，一哄而走。于謙又令石亨領敢死之士，奮勇殺出，殺到城西，又殺到城南，賊兵大敗而去。石亨不捨，一直追殺了三日三夜，直追至清風店才住。未幾，也先又擁上皇至大同城下，要金幣巨萬，方才歸駕。大同副總兵郭登，知其詐，閉門不納，使人在城傳說道：「賴祖宗社稷之靈，我國已有君了。」既而郭登設計，以與他金銀為名，暗卻結忠義壯士七□餘人，令暗暗奪駕入城，不期淹留既久，也先疑心有變，一面收了金銀，便大笑不應而去。此計不成，郭登心恨。到了景泰元年，也先又入朔州，郭登自領精兵，出其不意，從背後掩殺，殺死賊人無數。奏捷到京，于謙大喜，進封郭登為定襄伯。

也先吃了這一場虧，整點大隊人馬，仍要到大同來報復前仇。探事人報到城中，于謙恐九邊有失，自請行邊，指授方略。因先巡大同，對郭登道：「也先要來復仇，勢大難以力敵，莫妙於火攻。此處風土高燥，若暗埋地雷、火銃，破敵必矣。」郭登又請兼用攪地龍、飛天網，于公皆允行之。因而巡到宣府，調守將楊洪道：「總戎久在邊庭，又且戮力，可謂有功。何土木之師，全不援救？今因多事，曲看汝罪，向後當盡心報國。」楊喏喏連聲。又巡到獨石，于公調守帥朱謙道：「吾觀獨石城池一帶，盡皆空虛，多有坍塌，此國家藩籬重地，若棄而不修，非但宣府難保，即京師亦為之動搖矣。」遂薦都督孫安，授以方略，從獨石、度龍門等關，且守且築，後果無虞，于公巡邊指授停妥，遂自回京。

卻說也先要報大同之仇，率領勇悍，一齊殺來。郭登準備端正，只要他來，號炮一響，火箭火炬，遠遠射去，射著亂草枯葦，藥線發作，地雷火銃，天崩地裂，飛將起來，煙燄冲天，人亡馬倒，賊兵打死無數。急急逃得性命，又陷入飛天網，攪地龍之內，死者又不計其數。共打有二□八里血路，也先叫苦不迭道：「中了南朝之計了。」于公又各處張掛榜文：「若有擒獲也先者，封國公，賞萬金。」因此也先懷疑，遂不敢輕易攻城。

原來也先要送上皇歸國，原是實意，只可恨一個降賊的太監，叫做喜寧，在其中屢屢挑唆也先，傷害中國，故不能歸國。上皇察知其意，因怒調袁彬道：「若不誅喜寧，如何有還京之日。」袁彬因與上皇計較，寫了一封書，叫總旗高磐寄去。那高磐原是中國人，一日能行二百餘里，頗有忠心。他領了上皇之命，遂割開股肉，將書藏了，星飛到於宣府，將此書奏進。于謙看了，立時寫書與楊洪，教他依計而行，擒取喜寧。你道此是甚麼計？原來楊洪之子楊俊，英勇無比，力挽千斤，能兩脅挾兩個石獅子而行，所以于公授計於楊洪，叫他：「只說稿賞段疋，去騙喜寧到宣府來，及到領段疋時，卻將段疋從城上篋籠中弔將下來，再叫楊俊紮縛身體，一如彩段之色，藏在篋籠之內，上加段疋遮掩，也弔將下去。但聽高磐叫「喜寧哥，」指與你認，你便一把促住，擊在篋籠之內，城上登時弔上。」

楊洪因與高磐細細說明，高磐大喜，遂急急去見也先，說明朝著宣府賞賜段疋。也先因令喜寧為嚮導，假以送上皇為名來領段疋。因前次受了郭登之虧，步步看視。尚離城五六□里，便住了，只擁上皇在前。城上見了上皇，便放下數百篋籠來。高磐緊緊跟著喜寧的馬，廝趕而走。此時楊俊已在篋籠之內。高磐落馬，搬取彩段，喜寧也落馬來搬。高磐見了，忙大叫三四聲：「喜寧

哥！喜寧哥！你不消搬，待我來搬罷。」叫聲未絕，楊俊聽得真，認得明，早跳出籬來，大叫一聲：「寧賊休走！中了俺於尚書之計也。」把喜寧一似捉小雞的一般，丟在籬內，自身壓著。城上人見了，忙把繩索一齊扯起。眾賊見喜寧捉上城去，恐怕有變，急急搬了彩段，如飛而走，報知也先。也先見喜寧被捉，知南朝有計，也急急擁上皇奔去。楊俊早得喜寧上城，已壓得半死，即時因車解到京師，遂凌遲處死。正是：

好人不識是何心，專把倫常名教侵。

只道倚強身久住，誰知一旦忽遭擒。

也先自失了喜寧，無人挑唆，又見中國有人，不比舊時，便實心要歸我上皇矣。因遣使齎番文一道，到京請和。禮部奏聞，要迎請上皇歸國。景泰道：「朝廷因通和壞事，欲與彼絕，而卿等又為此請，不知何故？」吏部尚書王直奏道：「講和者，因上皇在此，禮宜迎復。請遣使臣，不可有他日之悔。」景泰聞言不悅道：「當時大位，是卿等要朕為之，非出朕心。」于謙察知其意，忙奏道：「大位已定，孰敢再議？但上皇在北，當遣使盡禮，以舒邊患耳。」景泰聞于謙之奏，方回嗔作喜道：「從汝，從汝。」遂差李實為禮部左侍郎，羅綺為大理寺卿，充正副使，同來使而行。既而韃王脫脫不花亦遣人來講和。朝廷只得又差都御史楊善、侍郎趙榮使北報命。此一行，賴李實、楊善二人知機識變，能言善語，說得也先與韃王歡喜，兼之正統洪福未艾，故也先、韃王俱實意送還，盡皆治酒餞行。

到了九月初八日，上皇起駕，也先妻妾都羅拜哭別而去。伯顏率兵護送。□一日至野狐嶺，伯顏道：「此處乃華彝界限。」一齊大哭道：「皇帝去矣，何時復得相見。」良久別去，仍命頭目五百騎，送至京師。□四日，至懷來，抵居庸關，報到朝廷。群臣同禮部，請議迎復儀注。都御史王文獨大聲道：「來？孰以為來耶？點寇豈是真意？若不索金帛，便索土地。有許多事在，孰以為來耶？」眾官都畏王文，不敢做聲。獨于謙道：「不必固執。防變方略，我當任之。來與不來，與議儀注，固無害也。」遂具儀注。□五日，上皇至唐家嶺，先遣使到京，詔諭避位，免群臣迎。□六日，百官僅迎於安定門，上皇從東安門進，景泰迎拜，上皇答拜。拜畢，相抱持而哭。各述授受之意，推讓良久，乃送上皇至南宮，厚賞來使而去。正是：

上皇避位情兼禮，景帝迎歸禮近情。

何事南宮一人後，遂令同氣不同聲。

景帝見大位已定，聽黃竑易儲之說，遂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，改封皇太子為沂王，滿朝文武，誰敢諫止？不意皇太子五月立得，□二月便得疾而薨。景帝大哭不已。早有御史鍾同、禮部章倫上疏，請復立沂王為皇太子。景帝大怒，即下二人於獄拷訊，流血被體。逼令誣引大臣，並南宮通謀。二人不服，復加重刑，適天大風雨，黃沙四塞，方才停刑。一日，于謙見景帝，即面奏道：「臣竊見太子立未逾年，即遭疾而薨，此誠天意有屬，然鍾同、章倫二臣所奏，未為無當，乞陛下容而有之。」景帝聞言，拂然不悅道：「卿亦為此言耶？」即輟駕入官，于謙悚然而去。內監興安見于公奏，因歎息道：「此足見於尚書忠心，為國固本也。」

于公自知威權已重，屢疏乞骸骨，歸老西湖。景帝□分信任，再三不許。于公見上不允，自知必死。嘗拍案歎息：「吾一腔熱血，竟不知灑於何地。」既而于公病，景帝差太監興安、舒良，更番看視。二人見于公自奉儉樸，不勝歎息。奏聞景帝，景帝亦為之歎息。因命尚食監，凡一應日用，醬醋小菜，果品之類，盡數給與。于公患痰病，御醫奏治痰必須竹瀝。京中無竹。景帝親駕幸萬歲山，伐竹燒瀝，以賜于謙，亦異寵也。眾官見上優待于謙，便都誹謗起來。興安聞之大怒道：「你們都毀謗於廷益。如今朝廷正要用人，若有不要錢財，不貪官爵，不顧家計，日夜與國家分憂出力，何不保舉一人來，替換了於尚書？也是你們為臣子之事。汝眾人不要把私心亂謗，公論自然難逃。」眾官聽了，俱默默無言而退。正是：

廟堂故仗忠臣計，肘腋還須內宦全。

不是興安廷叱眾，誰人為國惜于謙？

到了景泰七年，杭州西湖之水，忽然徹底乾枯。此時孫原貞正在浙江做巡撫，見此變異，因歎息道：「哲人其萎乎？吾正憂乎于公。」不期到了□二月二□八日，景帝忽遭重病，不能坐朝，于謙心中甚憂。捱到次年正月，景帝漸漸病重。于謙遂與眾官計議，請立沂王仍為東宮，奏請不允。于謙又約□七日面奏泣請。不期徐有貞見景帝有不起之色，便與石亨計議，要乘機奪開南宮之門，迎請上皇復位，以成不世之大功。石亨大喜，以為然。因一面通知太監曹吉祥、蔣冕奏白於皇太后；又一面通知南宮；又一面會同掌兵都督張■、張■及都御史楊善；又一面假報北寇南侵，使于謙聞知，自去調度軍務；又乘著北寇之信，暗暗納兵入城。

□六日晚，石亨等齊會於徐有貞宅中，徐有貞急急到台上觀看星象，下來道：「時在今夕，不可失也。」到了四鼓，天色晦冥。石亨等惶惑道：「事當濟否？」徐有貞大言道：「時至矣。」遂擁眾到南宮城，那城門都用鐵汁灌牢，眾遂毀壞垣門而入。上皇問道：「爾等何為？」徐有貞、石亨俯伏奏道：「請聖駕復登九五。」遂扶上皇乘輿，兵士戰驚，不能舉動。徐有貞急忙上前自推，石亨一齊扶著。忽天色光明，星月交輝，眾人呼噪，直入奉天殿，鳴鐘擊鼓，群臣盡皆失色。

其夜于謙尚宿於朝房，與眾文武約定，次日祈遂前議。不意徐有貞、石亨等，希圖迎復之功，竟將順理之事，以為僥倖之圖。于謙見眾人有變，自知不免，然神色不變，徐整朝衣入班行禮。早聞得殿上傳旨，拿王文、于謙、范廣並太監王誠、舒良、張永、王勤等下獄。此皆徐有貞捏造其有謀迎立外藩之故也。

後二日，景帝駕崩，遂改八年為天順元年，命徐有貞閣辦事，石亨封忠國公，餘並升賞。徐有貞又唆給事王鎮上疏，劾奏王文、于謙要坐以謀反之律，凌遲處死，嚴加拷掠，必要招承迎立外藩之事。王文道：「若要迎立外藩，必要金牌符敕，今金牌符敕見存禁中，不奏知皇太后，誰敢竊取而行？」石亨等道：「雖無顯跡，其意則有。」王文道：「若以意欲二字誣陷文等，實不甘心。」瑣瑣辯之不已。于謙道：「汝辯之何益？石亨等意已如此。彼蓋欲誣秦檜『莫須有』之故智也。辯亦死，不辯亦死。忠臣豈恤死哉！」次日，石亨促成「迎立外藩，謀危社稷」之獄。天順看了，尚猶豫不忍道：「于謙曾有大功。」徐有貞、石亨二人忙上前道：「臣等出萬死一生，迎復陛下，若不置于謙等於死地，則今日之舉為無名。」上意遂決。二□二日早，獄中取出王文、于謙、范廣、王誠等，於西市受刑。王文猶稱冤不住口，于謙笑道：「我與汝不必辯，日後自有公論。」遂口吟亂世詩一首道：

成之與敗久相依，豈肯容人辯是非？

奸黨只知讒得計，忠臣卻視死如歸。

先天預定皆由數，突地加來盡是機。

忍過一時三刻苦，芳名包管古今稀。

吟畢，即引頸受刑，完了他「忠臣不怕死」一句。時年六□一。是日，陰霾四塞，日月無光，都人莫不垂淚。于公受害，太皇太后都不知道，既死方知。後上進宮來，朝太皇太后，方嗟歎道：「于謙曾有大功於我國家，為何就令至此，皇帝蒙塵時，若無于謙，國家不知何如。此皆奸人誤皇帝也。況迎立外藩，並無此事。」因而慘然。上亦為之動容，然悔無及矣。石亨曾薦陳汝言為兵部尚書，不上半年，贓私狼藉，抄沒財物於大內廡下者累累。上大怒道：「景泰間，任于謙久且專，沒沒餘財。汝還未幾何，財帛之多如此！」石亨惟俯首默默。由是上益知于謙之冤，而惡石亨等矣。

也先聞知于謙被殺，料中國無人，乘機殺進，人人驚慌，京城大震。恭順侯吳瑾在側道：「于謙若在，安得有寇至此。」上亦再三歎息。後徐、石二人爭權，徐有貞貶雲南衛充軍，石亨謀反事露，石彪斬首，石亨賜白羅勒死。於冕初發遼東衛充軍，至是赦歸，始發棺回杭，葬於西湖之三台山。至成化即位，於冕上疏，訟父親冤枉。上甚憐恤，因復其官爵，遣行人馬旋，賜于謙祭物祭文。其諭有云：「卿以俊偉之器，經濟之才，歷事先朝，茂著勞績。當國家之多難，保全盛以無虞；惟公道而自持，為權奸之所害。在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實憐其忠。」

弘治元年，有詔道：「少保于謙，有社稷功，可贈特進光祿大夫，柱國太付，諡肅愍。」又立祠墓所，名曰旌功，命有司春秋

致祭。萬曆年間，浙江巡撫傅孟春，偶有事宿於於墳，感夢于公，因上疏言所謚肅愍未合，改謚忠肅。自是之後，祈夢於祠下者，絡繹不絕。祠側遂造「祈兆所」，徹夜燈燭，如同白晝。誠心拜禱，其夢無不顯應。

吾所謂正人之氣，若鬱鬱不散，又能隱隱躍躍，而發為千古徵兆者，此也。以此知西子湖靈秀之氣中，有正氣為之主宰，故為天下仰慕不已耳。